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金窗异草

太白浩歌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
萤窗异草

长白浩歌子 著 冯伟民 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窗异草/(清)长白浩歌子著;冯伟民校点.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ISBN 7-02-002865-9

I . 萤… II . ①长… ②冯… III . 笔记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69 号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董文权

萤 窗 异 草

Ying Chuang Yi Ca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2

199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2865-9

定价 18.40 元

《萤窗异草》序

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而杂记又有二种，大儒之语录不与焉。其搜求典故，博摭载籍，引古证今，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记载时事，传述闻见，舒广长之舌，斗雕镂之心，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赜索隐，文不嫌夫诡奇，仰齐谐为谭宗，慕虞初而志续，如杜牧之寄托风情，李伯时摹绘玩具，亦足以消长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无墨沈，动谓立言务黜浮华，以为补救人心、挽回风气起见，则六经廿二史，圣贤遗训，般般可考，又何必如许迂腐陈言，狗尾续貂耶？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三册见示，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顾随园老人评语，的系附会。其书大旨，酷慕《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虽有类小说家言，勿足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长日、却睡魔，固无不可也，贤于近时所刻见闻随笔远矣。尊闻阁主人仿聚珍版刷印行世，问序于余，爰作质直语告之。呜呼！凡人有心作有关系文字，转不味若里巷歌谣，足以启发心思，耐人寻传也。斯言惟具性灵者可与共印证耳。时光绪二年岁次丙子端阳节，梅鹤山人序于海上鵠鵠一枝轩。

《萤窗异草》二编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洲广矣，人物之形形色色、怪怪奇奇，繁且赜矣。目非瞞而似瞞者，动谓以目所亲见者为真，将天地之大、四海九洲之广，尽纷呈于吾目耶？耳非聋而似聋者，动谓以耳所亲闻者为实，将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赜，尽交集于吾耳耶？浸假而纷呈于吾目，殆熟视若无睹耶？浸假而交集于吾耳，殆习听若不察耶？呜呼噫嘻！庸耳俗耳之交，殆不足语以天地之大、四海九洲之广、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赜耶。长白浩歌子有《萤窗异草》一书出焉，其思入窈冥者，可断以理之所必无也，其言归讽谕者，可信为情之所或有也。初编既印行问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二编。吾不知见之者咋舌凡几辈耶；吾不知闻之者蹙额凡几人耶；又不知谓为真、谓为实者，持亲见亲闻以语人，咋舌蹙额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广大繁赜者，将尽泯没于咋舌蹙额之流耶。呜呼噫嘻！人生贵倒悬，莫若学痴颠，莫若顿挫平生，由不可光绪三年岁次丁丑犹清和月中游，古沪缕馨仙史序于铸铁盦之南窗。

《萤窗异草》三编序

曩尊闻阁以搜遗书之故，印《萤窗异草》行于世，嗣知原帙不止此数，手录流传，兵燹仓皇中失其十之七，而庋者珍如珙璧。赏其行文之诡异，而不暇求备，阅者憾焉。爰搜其遗，又得若干卷。以前集厘而为四，因复剖其半，先以二集付手民，而缕馨仙史为之序。三集印成，适余过尊闻阁主人，问序于余。余惟是书之大概，缕仙言之，梅鹤山人又先缕仙言之，且其记载之体例，文章之格律，分之为三，而合之则一，又胡庸乎费辞哉？然余以为，文章者，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获著书立说、论议古今、策画时事，而抒写抑郁之气，成小说家言，则其性情大抵忧思多而欢乐少，愁苦常而忻愉暂。积其忧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时又不欲直写怨愤，必借径于风华绮丽之词，是其经营于楮墨间者，固非若伸纸疾书之所为矣。故历一生之岁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余，间以成异史，其书每不可多得。而是编乃裒集众多，至不获割爱，将与留仙之《志异》，随园之神怪，《滦阳》、《槐西》之著录，后先颉颃，则其他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阅者必卒读其书，尽帙而后快，是非穷目力于数日之间，亦几几爱不忍释矣。故订而为三，以便读者，即谓为尊闻阁主之雅意可也。

光绪丁丑孟夏之月，山阴悟痴生识于沪江贾游小寓。

目 录

《萤窗异草》序	1
《萤窗异草》二编序	2
《萤窗异草》三编序	3
《萤窗异草》初编	
卷一	
天宝遗迹	1
卜大功	3
金三娘子	7
玉镜夫人	11
贾女	16
桃花女子	19
红鞋	22
毒饼	23
翠衣国	25
痴婿	28
犬婚	30
田凤翹	33

刘天锡	37
卷二	
桃叶仙	43
冯埙	46
昔昔措措	51
温玉	55
睡姬	62
张仙	64
守一女	65
柳青卿	67
珊珊	71
白衣庵	74
卷三	
魂灵	82
妒祸	83
李念三	84
訾氏	87
假鬼	89
银针	91
赝殃	93
落花岛	94
货郎	98
化豕	100
缝裳女	101
火龙	102
青眉	103

目 录

• 王秋泉	110
卷四	
脂异	112
夏姬	113
郎十八	117
三生梦	124
固安尼	127
无常鬼	130
苏绪	131
卫美人	133
苦节	134
狐姬	140
《萤窗异草》二编	
卷一	
潇湘公主	142
紫玉	148
古冢狐	152
崔十三	153
白云叟	160
辽东客	164
弱翠	166
考勤司	170
杜一鸣	172
酒狂	178
卷二	

董 窗 异 草

祝天翁	181
畅生	184
镜中姬	188
程黑二	189
拾翠	192
小珍珠	198
尸变	201
黄灝	204
徐小三	207
花异	212
鬼书生	213
于成璧	216
卷三	
绿绮	221
痴狐	224
灯下美人	227
梁少梅	230
定州狱	234
住住	238
仙涛	243
陆厨	247
艳梅	250
卷四	
裹烟	260
镜儿	264
翠微娘子	270

目 录

徐之璧	277
女南柯	281
子都	289
大同妓	291
虢国夫人	292
姜千里	294
画廊	301
* 窃妻	304
《萤窗异草》三编	
卷一	
唐城隍	308
智嫗	308
挑绣	310
田一桂	316
沈阳女子	323
晋阳生	325
春云	330
折狱	337
隔江楼	341
谈《易》狐	342
田再春	344
卷二	
宜织	349
造钩	358
奇遇	359

董窗异草

绣鳥	361
與中人	363
庞眉叟	365
诗妖	370
变鬼	372
续念秧	374
生生袋	381
瘋井	382
巨蝎	383
梅异	383
童之杰	387
卷三	
杨秋娥	392
笑案	399
戏言	401
销魂狱	403
讼疫	409
秦吉了	411
龙阳君	414
苑公	417
银筝	419
董文遇	422
马元芳	426
瓢下贼	428
卷四	
蛇媒	430

目 录

续五通	431
玉洞珠经	436
阿玉	438
斗蟋蟀	441
狐判官	445
钟鼎	446
鬼无颜	454
秋露纤云	455
萧翠楼	462
卢京	465
苏瑁	467
校点后记	471

内，以流传不朽。间与妃子流览其中，不禁相视而笑，几忘其身之匪石也。”末署“天宝十年秋七月御笔”。始知为明皇所书。及转屏后，大可数十楹，中置宝座，仅虚位，尚无他奇。左为晓妆阁，一石美人挽发对镜，倦态堪怜。旁二宫娥，一捧匣器，侧立而欲前；一代妃捧发，跪而持之，貌甚恭谨。妃首微回，似有所语，眉目皆入画。妃后立一人，唐巾便衣，鬓鬟微捋，则开元皇帝像也。情形态度，宛然相亲，众览之无不欣欣欲笑。其右为浴池，以绿玉为水，波纹荡漾如活。旁立二人，执巾捧帨，眉睫间微含笑意。帝与妃皆以白玉为体，帝自身游戏水中，仅没其脐下，坐而侧首，以目招妃，状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床，亦裸其上衣，酥乳轻圆，麝脐微露，无不历历可见；然而黛低云偏，容如腼腆，且以纤手扪绣带，一似欲解而不胜其羞者。由裳而下，双弯则已尽赤矣。

瑞五与众孜孜谛视，方将深探其秘，而举首遥睇，帷幕俨然；俄闻大声发于其内，如崩石，且冷气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虽瑞五之豪迈，亦懔乎不可独留。比出洞门，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状如中毒。乃大惊，扶掖下岭，踉跄而归。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讼。官鞠瑞五，具陈本末，命吏验之信然，乃薄责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凿其额以灭其迹；然在樵夫牧竖，犹能识之。洎乎天启末年，雷震其穴，乱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处。

外史氏曰：余尝怪明皇为一代风流帝王，骊宫之造，选胜搜奇，岂无雪洞云栖之兴，而仅以土木侈其观？且阿环素丰于肌，性必畏暑，又岂无清凉世界以安此弱质哉？及闻此事于瑞五后裔，虽荒诞不经，而未始不可以补开元遗事，故存其异而录之，

以俟世之问津者。

随园老人曰：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饶胆识方可以与游，则已得山水三昧矣。世无瑞五其人，不免皆门外汉。

卜大功

明季张献忠作乱，湖南有裨将曰马雄飞，能开五石之弓，善为左右射，献忠恒宠遇之，赏予独厚。马故燕人，与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词，年二十即废学而叹曰：“士生用武之世，宁为万人敌，杀贼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锥耶！”闻者咸壮其志。马既从献忠，宠冠一军，自以为不世之遇，乃使人驰书召卜。卜忿然作书，面叱来使曰：“渠以予首亦当卖耶？第念故人情，不执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发其书而遣之。其刚介如此。后以应募从征，以功骤擢至守府，莅任山东，土贼不敢入境。

嗣因献忠犯凤阳甚急，抚臣马士英奏请檄召天下兵，护卫诸陵。卜被徵渡淮，与献忠战于滁泗，斩馘甚众，究以北人不惯舟师，致为贼所获。献忠爱其勇，乃使马以利害说之。卜见马来，闭目不视。马执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张目而语，皆尽裂，谓曰：“予向与尔狩猎山中，竟逐一狡兔，尔顾我曰：‘大丈夫立功国家，得贼当如得此。’曩时之意气何盛耶！言犹在耳，尔既从贼，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马语塞，惭沮而退。终以绨袍恋恋，不忍于心，因诡词以覆献忠，谓卜色厉而内荏，倘软困之，不浃旬可得。献忠信其言，遂囚卜于土室，守以健卒，饲以草具，将俟

其穷而收之。

卜求死不得，乃绝粒以待毙。夜坐室中，吟以见志，甫哦曰：
“去国离乡事鼓鼙，满拚颈血染虹霓。”
余韵未已，俄闻窗外续曰：

“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鸾过越西。”

其音娇婉，不类男声。卜以为异，耸然而听之。又闻朗言曰：“良马一蹶，终致千里。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无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视之，则一女郎，年甫及笄，衣服甚都，貌亦艳绝。错愕间，女郎敛衽启曰：“怜君忠节，敬来相救。可从妾出此虎口。”卜惊喜不暇交谈。幸贼中无桎梏，女郎径携之行。将出，复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形管，大书数字于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视守者，伏如沉酣，相与枕藉地上，卜亦莫解。去贼里许即长江，早有小艇舣舟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扬帆而南，瞬息百里。舟虽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稳如磐石。卜惊魂少定，始谢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罗，敢请芳名仙居，以为异日酬恩之地。”女郎闻言，以横波睇之，微笑曰：“君犹未喻妾意耶？诗所谓青鸾者，即我是也。将与君翱翔天表，永效双飞，何谢为！”卜始默会其指，喜出望外，逊曰：“一介武夫，马齿且长，鸟足以当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贞姬，正合为偶，岂效儿女子沾沾较量于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则马家少女，无字，越之会稽人也。卜又诘其颠末，女郎笑弗答。舟行次采石，天方达曙。女郎命鬟治具，未见烹炮，珍馐罗几，卜食之至饱。饭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维复行。及寤而询之，则已抵钱塘江矣。揽袂而兴，晚潮适至，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蜂拥而来。卜未习此，骇极。

女郎语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独未之间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无所惧，有顷曰：“去妾家伊迩，可以登岸矣。”卜从之。回顾小鬟，倏忽与舟俱没，卜益异之。联袂而行，约半里，得一村，水环木绕，风景颇佳。入村而北，东向一巨宅，门阑修整，栋宇高华，檐际有青字石额，题曰“忝戎府”。女郎嘱卜曰：“君至妾家，勿搀说，任妾所云。不然，事且败。”卜领之。忽一少年，缓带轻裘，自第中出，见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归，父事将若何？”女郎涕泄曰：“父不幸歿于王事，庐州已陷为贼巢，妹赖将军力，相携至越。此齐东之卜守府也。”少年闻言大恸，肃客入宾馆，不暇为礼，偕女郎入内。

卜茫然默坐外舍，闻第中号咷悲戚，尔许时方止。又有顷，少年出，则已易缟衣素冠矣，形容惨淡，血泪盈眶，揖卜而谢之曰：“适闻凶讣，痛割五中，慢客不能无罪。今奉老母命，请君一晤，敬来奉肃。”卜从之入。至庭，见婢媪拥一妇人，年可四十许，降阶而迎曰：“未亡人不克从夫殉国，殊深惭赧。小女子重赖提携，远脱陷阱，高厚难酬。”语已再拜。卜知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质言，唯唯逊谢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献，起曰：“婚媾之约，未亡人既已洞知。请郎且就甥馆，俟为先将军成服，敬当如命。”卜知姻事克谐，起谢，且请以婿礼见。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粪除侧室，馆婿于厅事之左，供帐维丰。卜私询臧获，始知马公讳中骥，即庐州殉难者也。盖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历任至忝府。室有二妻，一携之任，一留家居。女郎即从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则其异母兄也。

翌日，公子与母衰絰受吊，设祭招魂。卜为代纪丧务，戚族